

柏楊隨筆·第**6**輯

勃然大怒集

柏楊 著

星光出版社

柏楊隨筆第六輯

勃然大怒集

15週年紀念
1973-1988
中南圖書公司

柏楊隨筆前言

柏楊先生自一九七七年四月，從綠島駕返臺北，曾找出六〇年代刊登過數大作的舊報紙舊雜誌——自立晚報、公論報、人間世雜誌，剪剪貼貼，一心一意要賣幾兩銀子餵肚，終於出版了「柏楊選集」。本來要一竿到底，一直出下去的，但「選集」乃泛稱之詞，書店老板認為不夠醒目，難以唬人，只好功德圓滿，出到十輯為止。

除了「選集」十輯外，剩下的剪報，堆積如山。估計一下，仍可再出十輯。沾沾自喜兼雄心勃勃，乃哀求出版社老板把它印行，定名「柏楊隨筆」，並每輯加一集名，以示花樣翻新，不同從前。其實不過仍是流行性騙局，名稱雖然新鮮，內容還是老貨。據實以告讀者老爺，上當不上當由你。

「柏楊隨筆」十輯之後，我老人家一九六〇年代的大作，已完全出籠，再沒有別的啦。凡是不包括在「選集」「隨筆」之內的雜文，都屬爛文屁文，劣文臭文，全都一筆勾銷。貴閣下在別的地方看到，就請用來擦屎，如果嫌紙太硬，有傷尊臀，則不妨唾而棄之，扔到陰山背後。嗟夫，一個人有權悟今是而昨非。——皇天后土，垂鑒柏老龍心。

「隨筆」跟「選集」一樣，都經過精挑細擇。毫無疑問的，定將永垂不朽。貴閣下一時鴻福齊天，買了一套，放到書架之上，日夕焚香膜拜，也會同樣永垂不朽。天下竟有這種廉價的永垂不朽，可不賀哉。

說自己的好話，已說的精疲力盡，口乾舌焦，連個喝彩的聲音都沒有聽到一個，實在洩氣，所以也不再說啦。

一九八〇年代白道吉日於臺北新店花園新城

（「柏楊選集」因無專稱之故，書店老板繼續大怒，忍無可忍，乃姑且追加集名，以示從善如流，利慾薰心。）

勃然大怒集序

一本書沒有序，好像一個人沒有鼻子。書沒有序，固然仍是書，人沒有鼻子，固然仍是人，但總覺得有點不順眼，至少猛一瞧不順眼。柏楊先生每有大作問世，必有一序出籠，如果忽然間沒有序啦，其不順眼的程度，就更慘重。可是寫序這玩藝不簡單，柏楊先生一書一序，好話都已說盡，往臉上貼金也貼得很厚，以後再說些啥好聽的話乎，再把金往啥地方貼乎？實在爲難。

夫「序」者，綱要也，讀者老爺看了序，對全書的來龍去脈，就有一個概括的印象。只柏楊先生的「序」例外，看比不看，還要糊塗，因柏楊先生之序，有這年頭流行的時代毛病，名實不符，跟內容風馬牛不相干。

但「序」還是得寫，好像既當了和尚，就得撞鐘。夫勃然大怒集者，盼望遇到

和私慾衝突的事，大家都能於勃然大怒之後，接着能勃然大怒，就福如東海矣。在本集中，談嫉妒焉，談西施焉，談公寓焉，談煤烟焉，談子承焉，談現代化焉，談一小撮人焉，熱鬧烘烘，叟言無忌。尙乞讀者老爺，無論如何，買上一本——你就是買了後不拜讀，扔到毛坑裏都沒關係。仍是老話，你一買我就有銀子下腰包，拜託，拜託。

是爲序。

丙午年夏公四月於臺北市柏府

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



柏楊先生的雜文，崢嶸突兀，幽默磅礴，探討人生百態，見人所不能見，解人所不能解，深入問題核心，均獲至理，中國文字在其手中，如繞指柔絲，運用自如，為中國一枝奇筆，海內海外，一致推崇。

有聲書業公司
\$23.00

目次

柏楊隨筆前言	
勃然大怒集序	
萬惡之源	一
中外妒大王	七
邪惡的眼睛	一三
努力猛哼	一九
暗箭·雅片	二五
因詩殺錫	三一
江郎才盡	三七

絕色美女	四三
媚眼一賺	四九
無往而不媚	五五
努力猛烤	六一
由弱變強	六九
尊重奮鬥的人	七五
任勞任怨	八一
報應	八七
跟小姐私奔	九三
現代化問題	九九
死不認錯	一〇五
最可怕的災難	一一三
距離遠近	一一九
睡衣和冰箱	一二五

神經文明	一三一
蔚爲奇觀	一三七
笑掉下巴	一四三
機關報開火	一四九
子丕先生	一五五
子丕分類	一六一
子丕血統	一六七
子丕論點	一七三
子丕嘴臉	一七九
咬住不放	一八七
額手稱慶	一九三
實在記不清	一九九
不幸失足	二〇五
白色恐怖	二二三

左右開弓	二一九
拳門而逃	二二五
電影之癮	二三一
缺少遺股勁	二三五
四不像	二四一
演技・苦練	二四七
千古之謎	二五三
走個沒完	二五九

萬惡之源

柏楊先生曰：「萬惡妬爲首，百善恕爲先。」這話不是我創作出來的，而是我套作出來的，原文曰：「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蓋柏楊先生跟套作家一樣，以「套作」聞名於世。套作家寫小說，幾乎都有一個古模子或洋模子，一澆就是一本，一點也不費力。柏老在這方面，見賢思齊，固有同等能耐也。官兒如果再分配什麼文藝獎金，套作家既努力掙扎，獲之於前，總不好意思把比葫蘆畫瓢的朋友，一腳踢吧。

還沒有開始正文哩，就先插了一段嘴，實在抱歉，目的只在說明「套作」的意義。別瞧柏楊先生哇啦哇啦，好像真有學問，卻是套作有餘，而創作不足，非我不爲也，乃天老爺跟我作對，限制了我的能力也。

我們說妬是萬惡之首，還不太中肯，因「套作」的緣故，受模子之限，施展不開，實際上妬不僅是萬惡之首而已，簡直是萬惡之源，不要說染上了一點，就是望一眼都能使人發瘋。吾友劉世昌先生在臺北「反攻雜誌」上，曾寫一文，題曰：「嫉妬——中國社會最大的惡德」，當頭棒喝，觸目心驚，對妬之所以成爲萬惡之源，說的明明白白。他一開始就引用曾國藩先生的一首詩，詩曰：

「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倡又相惡。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曾國藩先生對人情世故的了解與洞察，保家保身保名的技術，均爐火純青，他有辦法打垮太平天國，也有辦法應付異族王朝，卻沒辦法應付同胞最大的惡德嫉妬，他閣下曾感慨言之曰：「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妬。」

忌妒是不是人類的本性，生理學家和教育學家，真應該研究研究。三字經上開宗明義就曰：「人之初，性本善，」中國的一切教育設施，都是據此擬定的，對人

處世，也都是據此適應的。但吾友荀況先生卻曰：「人之初，性本惡」，認為人性本惡，不用禮義去矯正，就不能變好。這兩派主張互相攻擊，互相傾軋，結果「性善」勝利。但也只能說政治上的勝利，而非學術上的勝利，觀察人類的有些舉動，真要使人嘆嘆「人之初，性本妬」矣。

一九六五·一〇·一三·

劉世昌先生在他的大作中，分作五方面討論，一曰「說史例」，二曰「說現象」，三曰「說原因」，四曰「說因果」，五曰「說道路」。史例篇中，劉先生舉出了上古之時，已有忌妒的文獻，可見此項惡德之根深蒂固也。「書經」中「秦誓」有一段話，曰：

「如有一介臣……人之有技，嫺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譯成現代白話，更可一目了然，曰：

「如果有一個人，很有學問。妒大王瞧到眼裏，心如火燒，就立刻討厭他討厭

得要命。即令那人很潔身自愛，妒大王也不能饒他，會用種種方法，阻擋他前進。這種不肯相容的氣質，怎能保國衛民乎，只好完蛋。」

蓋忌妒一旦超出暗生悶氣的界線，毒汁橫流，輕則對社會，重則對國家，都要發生影響。書經上這一段話，只就原則立論，沒有說出「媚嫉以惡之」「達之俾不達」的是誰？大概這種惡德在春秋時代之前就發達，遍地皆是，一抓一把。如果指名道姓，一定挂一漏萬，只好泛泛的說啦。但我們不妨選舉出來一位真人真事，以供研究。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妒大王，非龐涓先生莫屬，此公與孫臏先生是私立鬼谷大學堂同學，二人不但是同窗好友，而且是結拜弟兄，感情之濃，如足如手。孫臏先生是個老實忠厚之人，而龐涓先生卻天生的英明過度。有一天，龐涓先生舉了業，孫臏先生送他到火車站，龐涓先生信誓旦旦曰：「我此去魏國投軍，等你學成，就來找我，有福同享，有禍共擔。」鏡頭之感人，不必細表。

等到孫臏先生也舉了業，聽說龐涓先生已當了魏國陸海空軍總司令，心中大喜，前去投奔。校長鬼谷子先生看他一臉高興，不便說破，只給了他一個錦囊曰：「

遇到急難，才可打開。」

一九六五・一〇・一四・